



彰化銀行中區登山隊活動組

謝聰敏

彰銀中區登山隊是由一群熱愛戶外活動的彰化銀行中部地區同仁所組成，秉持的目標是最便宜的費用、辦理最適合同仁一家大小可以同遊的戶外活動，以此搭建中部地區同仁親屬聯誼的平台，目前大約是每季舉辦一次戶外活動，一年約舉辦四次，提供給中部地區同仁眷屬自由選擇參加，中區登山隊在歷任隊長的努力下，年年舉辦登山健行活動，例如：106年由林明傑經理擔任隊長時，在當年2月舉辦過草坪頭賞花之旅、6月舉辦出關古道登山健行、9月則去爬大雪山長壽峰、更在12月舉辦能高越嶺古道「自費」行程；107年由林俊宏經理接任隊長一職，當年3月規劃小半天長源圳古道親子之

旅、春遊玉山「自費」行程、4月份快樂兒童節一屏東台東單車「自費」之旅、9月份二水豐柏生態登山步道親子遊，不同特色的活動規劃，現在看到照片依然能感受到當時愉快的心情。

中區登山隊活動經費是由中區體委會撥款，搭配各分行經理熱情贊助以及參加人員每次約100～200元報名費所組成。工作人員以往是由約莫十數位同仁義務性的支援，但經過這幾年的運作，這些同仁或因職務調動、或其它原因，時間、人力配合上漸感吃力，108年接任隊長時，與中區體委會會長也是中區營運處許綉卿處長談到這個問題，許處長指示，希望作者能成立一個可長可久專屬登山隊的活動組，廣納中部

地區具有服務熱誠的同仁，共同協助辦理登山隊各項活動，當時雖然允諾許處長，但怎麼做還是沒個想法，回家後聯絡了副隊長林啟源（即將接任 109 年隊長），討論後決定組一個「彰化銀行中區登山隊活動組」的 line 群組，平時各忙各的，辦活動時再徵詢有空的同仁出來幫忙，這是一個變形蟲組織，可大可小，向處長回報想法後，獲得處長同意覺得這個想法不錯，要求作者與啟源組長趕快尋找願意出來服務的同仁。

其實現在分行業務繁忙、人力吃緊，加上家庭因素，有意願與熱誠出來服務的同仁真的不簡單，為了避免活動時間佔用服務同仁太多私人時間，處長指示多找一些人加入，每次活動約 10 位左右出來幫忙即可，這樣分攤下來就不會佔用服務同仁太多私人時間，又可以互相支援將每次活動辦好。來自各分行的同仁亦可提供俱有在地特色的私房景點，運用在地優勢排出最好的活動行程。108 年度首先登場的是 3 月 16 日「古坑華山文學步道」健行，這是大甲分行楊培忠經理建議的路線，他是登山隊第三、四屆的隊長，對於舉辦活動經驗豐富。記得當初和他一起辦活動，每當碰到問題時，他總是一句「這個問題我來想辦法」，就把問題攬在身上，不會推卸責任、勇於承擔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值得自己學習，且在作者初接隊長時，又適時不著痕跡地伸出援手、分享經驗讓作者銘記在心。在活動前的路勘途中，作者告知楊經理成立群

組的計劃，他馬上推薦幾位人選加入，再加上作者及啟源組長找的人，大約有 30 位同仁加入，建立了「彰化銀行中區登山隊活動組」的初始規模。

活動組 line 群組終於成立了，文學步道健行活動是首次利用 line 群組來動員，也是第一次由來自各分行同仁間相互合作而完成。一開始各分行的同事彼此間並不熟悉，聯絡上不太順暢，因此培忠經理特地協助作者整合，居中協調。二次路勘過程中，楊經理都犧牲假期陪同，過程中也指導作者活動流程設計、接洽用餐地點、活動計劃撰寫、交管人員安排、健行過程中工作人員安排……等，提醒我許多舉辦活動中的「眉眉角角」，使我順利完成活動組的處女作，也打下後續接辦活動的能量。此次活動結束後，整個活動規劃與時程的順暢度，獲得很多同仁的稱讚，大家都更期待參與下次活動。其實這次活動的成功還是要謝謝培忠經理不藏私的經驗傳承，以及活動組同仁們不計較的默默付出，才能有超出預期的好結果。

108 年 4 月 11 日接獲中區文娟組長的電話，要求登山隊支援 4 月 27 日中區體委會主辦的「活力彰銀、同仁相見歡」健行活動。因此我們原本計劃要在 6 月舉辦的活動只好先暫停，全力支持中區體委會的活動。一開始只要求協助報到事宜，但是 4 月 15 日文娟組長告知，原先請保全幫忙交管的計劃臨時生變，因為 27 日當天全部的保全都要上課，沒法出來幫忙，由於本次活動中

區同仁熱情參與，除了董事長、總經理親臨會場外，當天亦有超過 1,000 位的同仁從各地聚集銀行山禾家牧場參與活動。健行活動結束後還要轉往彰化花壇的餐廳聚餐，初估轎車約 200 輛，短時間車輛聚集、轉場，整體停車、車行動線安排是否順暢，關係著活動成敗與否，因此文娟組長請作者想辦法找一些比較有經驗的同仁出來幫忙。這時心想，還好許處長有先見之明，指示成立活動組這個 line 群組，加上 3 月古坑文學步道活動籌劃時，楊經理、啟源組長協助作者找尋一些具有服務熱忱、較常參與戶外活動的同仁加入群組，因此接到文娟組長指示當天，透過群組就找齊了能夠協助支援的同仁。4 月 13 日路勘時啟源組長建議作者，我們將需要將交管地點拍照，上傳群組，支援的同仁就算沒有參與路勘，也可以清楚知道位置，若不清楚也可以上 google map 看看街景。這樣除了可節省同仁的時間，就算沒空參加路勘也沒關係，這個提議真得很好，善用科技技術，讓我們省時省力完成目標。此次活動在中區體委會的運籌之下，活動組同仁們沒有辜負期望，就負責的部份，整體停車規劃、行

車動線安排，沒有遭受太多的負評，更多的是同仁的鼓勵。臨時性組織動員，沒有很強的熱情是動員不起來的，這要再次謝謝培忠經理及啟源組長在作者接任隊長時，幫忙找到這麼多熱情的伙伴，讓作者覺得辦活動並不孤單，因為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團隊在幫忙。

108 年 7 月 6 日是本年度中區登山隊舉辦稍有挑戰的活動，地點是苗栗仙山步道，這條路線也是培忠經理建議的，原本我們計劃在 6 月份辦，但因為支援中區體委會的活動因此往後延了一個多月。仙山想就知道一定處在雲霧中，處在大山群峰中，4 月初路勘是作者第一次走這條路線，但剛到山腳時就被眼前數百階的階梯震撼，由下往上望延綿不絕的階梯不知道走不走的上去，「走吧！反正總是會走上去的」突然間培忠經理發出這個指令，領頭上行，大家就跟著他的腳步沿著階梯上行。雖有人領頭，但此時也只能各自努力了，不過看似困難的路，認真走來約莫數十分鐘就到了第一個休息點，過程也沒有想像中的困難，只不過稍喘一些，調整好呼吸也就沒有那麼累了，其實平常的工作不也如此嗎？「做就對了」，老是



想著前方的困難，裹足不前永遠達不到目標。接下來的是一段攀繩，需要排隊而上，反倒可以坐在一旁閒聊等待，加上路上有一些涼亭可供泡咖啡，整個行程反而變得有趣多了。登頂拍照後，楊經理提議到山腳下那家 CP 值超高的仙山小吃，中午他請客，吃飽後可到隔壁泡茶，泡茶中發現茶的品質不錯，自己想買一些回家，此時啟源組長突然問商家有沒有刷卡機及台灣 Pay，老闆娘說還沒有辦，因此我們南台中又撈到了一個收單業務、台灣 Pay、JOIN GO、網銀等相關業務，謝謝楊經理請我們吃午餐、泡茶，啟源組長隨時將業務掛在心上，才能辦活動順便招攬業務。茶行老闆娘建議下山時可到仙山老街購買仙草，老街的仙草有名又好吃，回家可加牛奶變成仙草凍，或加開水、冰塊、糖包成為消暑勝品。只是下山時仙草的部份啟源組長早已準備好一人一盒五斤裝，給大家當伴手禮帶回家，此次路勘可說是收穫滿滿。這次活動唯一可惜的是活動日期剛好和總行辦的訓練活動撞期，參加的同仁較預期的少，雖然人少但熱情依然不減，許處長也是一早就到，走完全程，體力耐力不輸我們，著實令人佩服，由於仙草回家試吃後真得好吃，因此活動當天特別請茶莊的老闆娘協助代訂，免去大家跑到老街排隊、難停車的困擾，此次活動也在大家用完餐後提著大包小包互道下次再見中結束。

108 年 9 月 21 日支援工會中區會員單車之旅，曹理事長與工會總幹事

於活動結束後，對於活動組支援的同仁稱讚有加，他說到中區辦活動，每位支援同仁都能各司其職，知道自己在某個時間點該做什麼，將活動過程處理的非常細膩，有條不紊，尤其是最後的摸彩，文娟組長掌控流程與獎項頒發，更讓人印象深刻。雖然在活動討論過程中有不同的意見，但在決定後大家又能摒棄前嫌，朝共同的目標前進，而不會認為事不關己冷眼旁觀，這點不得不佩服許處長的領導統御能力，有這樣的處長、這樣的同仁，難怪中區的業績一直名列前茅。

11 月 16 日鳳凰谷鳥園是作者舉辦的最後一次活動，鳥園在 921 時嚴重損毀，但在相關單位努力下已經修復正常營運，目前隸屬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管轄。當初活動訊息發佈時，很多同仁抱著疑惑的口吻來詢問作者，「喔，我 20 幾年前曾帶小孩去過，但是鳥園不是廢棄了嗎？」解釋之後才曉得鳥園還正常營運，現在鳥園門票大人只要 50 元、小孩 30 元、停車費 50 元，團體票另有優惠，人潮不會像溪頭那麼多，是在地人才會去的景點，推薦景點的鍾作意襄理這麼說著。由於是屬於封閉式的園區，園區中樹木參天、步道維護良好，走在參天的林木中冷熱適中，又有大量芬多精與氧氣，心情甚是舒爽。園方也有提供導覽解說志工服務，以及與鸚鵡互動拍照的生命課程體驗，加上培忠經理提供的咖啡、紅茶喝到飽服務，辦這種活動可說是省錢、省時、省力又安全，獲得很大的回響，因為家中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參加一同出遊。

中區登山隊 99 年復隊後，在前輩們及長官的支持下打下良好的基礎，讓我們至今仍擁有一群具有服務熱誠的長官及同仁。108 年度更在許處長的指示下成立活動組，廣納具有服務熱誠的年輕同仁，經過幾次運作，活動組運作越來越順暢，參與的同仁也越來越多。在更多人的分工合作下，我們辦活動也變得越來越輕鬆。加上許處長大力支持，每次活動必定親自參與，中區的經理們更是大方贊助經費，補助行員報名費，鼓勵大家假日出來走走，加上活動組的全力支援，幾乎只要選定日期、時間、地點，其它的事就會有人協助搞定，例如逸晨、郁純幾乎毫無脾氣、耐心協助處理各項事前文書、報名以及活動當天的雜事；昇廷協助報名網站的維護、報名費銷帳、催繳；東永、大方在活動當天努力拍照並上傳群組與大家分享；大方協助會計、出納，以及眾多同仁抽空出來幫忙交管、安全維護等等。

本年度活動組從招募會員、討論會員贈品、到一次次活動的籌備、成行及事後收攤的過程中，寫下了屬於我們

「彰化銀行中區登山隊活動組」的共同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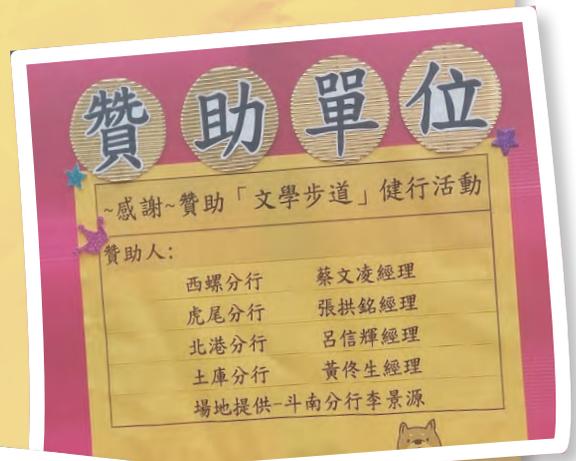
就如同許處長在作者接任隊長時的勉勵：「中區登山隊、一棒接一棒、活動越辦越棒！」，這句話作者時時緊記在心，希望 108 年度整個過程沒有讓處長、中區的同仁們失望，也要感謝彰銀中區體委會提供資源以及登山隊這個平台、歷任隊長建立起的制度、活動組同仁們默默地付出個人時間，陪同作者路勘、寫公文、接受報名、整理文件、器材……等，才能造就一次次成功的活動。卸任前將本年度的活動過程作一個文字紀錄留念，對於大甲分行楊培忠經理無私與不著痕跡的經驗傳承與協助，銘記在心！尤其最想大聲說的是：「彰化銀行中區登山隊活動組，有你們真好！謝謝大家！」，也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下任隊長，他已經規劃好新的地點要帶大家前往，值得大家拭目以待，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就如同許處長勉勵的那句話：「中區登山隊、一棒接一棒、活動越辦越棒！」希望中區登山隊能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感謝「彰化銀行中區登山隊活動組」的同仁默默付出，108 年參與同仁如下：

1080316 古坑華山文學步道健行活動

- 08：00 工作人員文學咖啡館集合
- 08：30～9：00 報到（啟源、逸晨、郁純）
- 09：00 集合（車停一鄉民宿、人到文學咖啡館）交管（誌軒、進益）
- 09：30 出發（培忠經理帶隊、明軒、奇芳押隊）
- 09：55 文學步道涼亭附近（麗香）
- 10：00 愛玉攤（張家銘）
- 10：30 三叉路（好晶、麗真）
- 10：35 華山觀止（麗真）
- 10：45 松林 52 號（佳龍）
- 11：00 下山（900 階階梯）
- 11：30 大停車場、愛玉攤（家銘）、
街道、中華電信（麗香帶指標）、
文學步道
- 12：00 文學咖啡館
- 12：30 午餐（一鄉民宿）
- 14：00 活動結束



1080427 協助中區體委會活力彰銀、同仁相見歡，健行活動

1. 上午 7:30 銀行山禾家牧場集合（目前報名人數約 800 ~ 900 人）
2. 活動組主要支援報到、交管及活動路線安全維護
3. 安裝路標、掌旗、押隊、回收路標人員由體委會另行安排
4. 定點安排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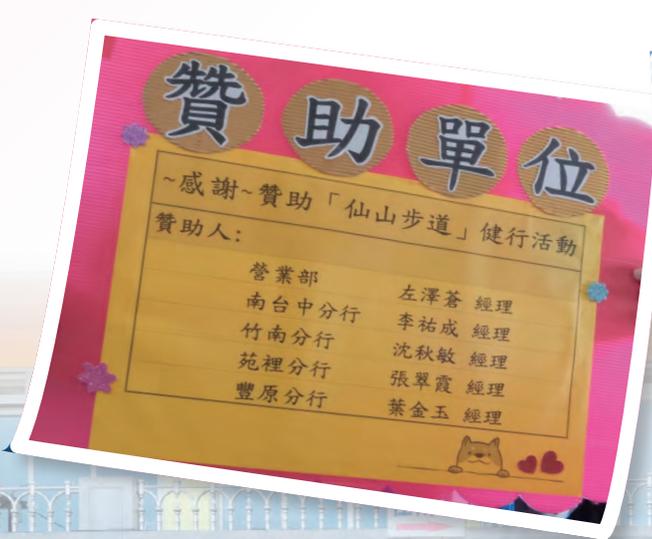
- ◆ 支援報到處：啟源、逸晨、郁純、惠滿
- ◆ 禾家牧場入口：吳明軒、官麗香、劉好晶（預計放行 50 輛本行同事轎車進入會場，其餘轎車、遊覽車請指揮到場外路邊，請靠邊停好避免妨礙交通）
- ◆ 牛奶鍋：周佑益 *2（指揮車輛停好，約有 55 個停車位，預留 5 個車位）
- ◆ 四面佛指標 1：謝松祥
- ◆ 叉路口：廖俊智
- ◆ 田坑路路牌：張家銘（沙鹿）
- ◆ 勝麻吉咖啡園指標：林岳徵
- ◆ 民宅：韓添進
- ◆ 安樂宮指標：曾志豪
- ◆ 四面佛指標 2：張家銘（中港）
- ◆ 入口管制人員：吳明軒請與牛奶鍋停車場人員周佑益保持聯繫，控管進入車輛及停車位安排
- ◆ 支援押隊：劉許賢

特獎	Dyson Pure Cool 智慧空氣清淨機(TP04)	乙名
董事長加碼獎	全聯禮券 2,000 元	5 名
頭獎	Dyson Pure Cool 智慧空氣清淨機(DP04)	乙名
總經理加碼獎	全聯禮券 2,000 元	5 名
副總經理加碼獎	全聯禮券 2,000 元	3 名
人力資源處處長加碼獎	全聯禮券 2,000 元	2 名
總務處處長加碼獎	全聯禮券 2,000 元	2 名
中區處長獎	Dyson Supersonic 吹風機+順髮梳	乙名
中醫營運處處長加碼獎	全聯禮券 2,000 元	2 名
彰銀工會獎	全聯禮券 500 元	20 名
一獎	全聯禮券 2,000 元	4 名
二獎	全聯禮券 1,500 元	6 名
三獎	全聯禮券 1,000 元	10 名
四獎	全聯禮券 500 元	12 名
五獎	LED 充電式多功能手電筒	300 名



108 0713 苗栗獅潭仙山步道健行活動

- 08:20 工作人員集合
- 08:30 安全維護組出發 (林岳徵、謝松樺、簡振庭、劉好晶)
- 08:30 ~ 09:00 報到 (啟源、郁純)
- 09:00 出發 (培忠經理、啟源帶隊, 石健華押隊)
- 09:00 ~ 12:00 沿途協助同仁攀繩及安全維護 (林岳徵、謝松樺、簡振庭、劉好晶)
- 12:00 餐桌座位安排 (劉許賢、尤瑞雲)
- 13:00 協助同仁上 join go 購買茶葉 (劉許賢、尤瑞雲)



1081116 鳳凰谷鳥園工作分配表

★ 8：30 工作人員集合

售票亭（指引彰銀同仁直接到驗票亭）：張家銘（沙鹿）、陳予貞

驗票亭：郁純、曾雅伶、張家銘（中港）、吳明宣、謝聰敏

遊客服務中心（集合拍團體照、提醒 13：00 用餐）：林啟源、林岳徵、曾志豪

泡茶、咖啡：周佑益、謝松樺、張淑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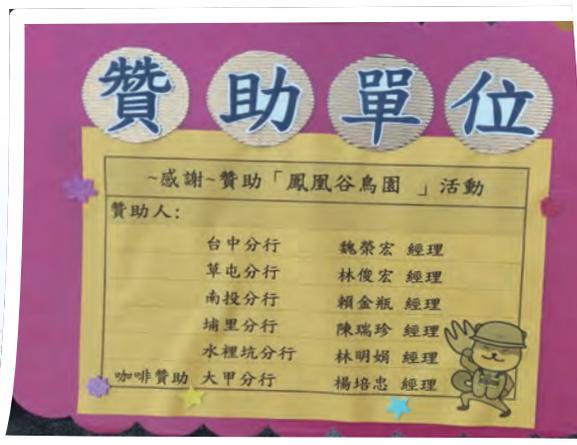
拍照：周大方、東永

★ 12：30

鳥園到餐廳沿路交管：曾志豪、謝松樺、張家銘（沙鹿）（帶彰銀關東旗二支）

溪邊餐廳交管：林岳徵、周佑益、吳明宣、張家銘（中港）

餐廳安排桌次：林啟源、郁純、張淑真、曾雅伶





撞魂記

高寒

老醫院被稱為不潔之地，醫院裡的加護病房，更稱為不潔之最。我有兩度進入的經驗，其中所聞所見，雖似無情，倒也不虛。一旦生病，動了刀，離開開刀房，就在半清醒半迷糊中被推入加護病房。眼力還清醒，一眼望去，這大房間跟一般病房也沒有兩樣，病房的排列倒無序，一床兩塊簾幕可自動拉動，那是沒有人在床，或是床上的病人無力去動那床簾或是掛著就掛著了，沒有要拉動它。倒是這時候簾子老動著，尤其下擺無心擺動著。我說無心是因為沒有是第三者故意去挑動，整天都是這狀態，我只好解釋是冷氣的風或外面偷偷襲入的風作祟。

服務人員穿梭房間，走動病床間。她們忙不停腳，因為病人的呼叫吶喊，去關心，做實際有效的協助，一個人都要照顧一兩床。躺在這裡和生命掙扎的可以說是最可憐的亡命之徒，無法自己了結，卻要等著生命的終結到來。我一向堅強理智，一病倒就要全倚賴別人，喝口水，舉筷餵餐，總要一個人靠在身邊。平生一向自視甚高，此等小節豈可靠人。好吧，你作強吧，自己來吧，開始動手，用心用力，沒有用，反而把床上地上弄得一團糟。原來在生死關前就是這副德性，任誰也無法避免。

下午進入這病房時，一位男服務人員週旋在我身邊，為我調整床鋪的高度，巡視身上那麼多條管子是不是正常運作，我看著那些管子，管裡液體的顏色都不同，我知道此刻我是倚賴這些液體活命。只要滴著，就有生命之液流入你的肉體。

默默工作中的少年服務人員忽然打破靜寂：「阿伯，從現在起你不要自己下床腳著地。」我聽清楚著：「喔，喔，知道了。」

我真的知道嗎？我知道什麼，這問題一直留在腦海裡，直到隔天才悄悄問一位護士小姐。她顯然為我的認真感動微微露出笑容：「阿伯，這有什麼好奇的呢？」

「當然好奇呀，如果我不小心腳著了地，那後果呢？」

「你就走出去了，走了。」無形的走罷，你也看不到自己。

喔，好深的學問。我是聰明人，為什麼連這個也解不開答案呢？在這間病房待著的都是無法活動只剩半條命的病人，只能躺在床上任人擺佈，哪能自己下床，能下床的是眼睛看不見的半個魂魄吧。

我是特別的病人，醫院規定，加護病房不能有病人家屬陪過夜。生過大病的人都知道，加護病房一天只有兩次允許家屬在一定時間內進入探視，我被允許一個親屬陪夜。我讓大兒子陪，

從他的神情我知道他多不願意，但父命難違，而且他孝順啊！他之所以不願意，就因以他豐富閱歷，這個地方的傳說他聽太多。我這父親也是體貼的，我告訴他這個晚上我不會睡，我們就聊個什麼直到天亮。床邊有張椅子讓他坐，我看他不停地滑手機，我不知道他是藉滑手機分心，度過漫漫長夜，還是別有作用。我以為自己都沒有睡，偶而就跟他找個話題，我跟他整夜都是這樣醒著的。但～挨過了夜，窗外有了天光，孩子不再滑手機，一臉奇怪的表情對著我說：「老爸，你整晚在玩什麼，兩手交叉互搓，嘴說不停。」

「我說什麼？」

「我聽不清楚，這裡整晚吵死了，呼爹喚娘，痛苦叫說會死的，讓那些護士奔波不停。整個房間一團糟，故意製造熱鬧。」

「我沒有聽到，什麼也沒聽到看到，你胡扯做夢吧。」



「我整夜沒睡，我醒著，我知道那幾個護士醒著，有『人』陪我，但老爹，這一切都是真的。老爹，現在你覺得呢？」

「一身疲倦，沒有力氣，好像跟人爭執吵架拼手把。」

天亮沒有多久，我的主治醫師就來探視了。我身上的刀是他開的，我身體狀況他瞭若指掌。他笑得那麼親切，說我沒事，手術很順利。問我有沒有睡好，我只能點頭苦笑，笨拙地回答他好，好。醫師和我的孩子交談一陣，回頭告訴我稍後離開加護病房，換另個房間。我不明白這意義何在，好像這是醫師來探視後最迫切的一個決定。醫師走後我問孩子：「有那裡不對嗎？」

「麻醉藥作祟，你還沒有脫離麻醉藥的藥力。」孩子真擠出笑容：「老爹，換了房間，一切沒事，很快會好的。」

我不曉得離開加護病房要有這些手續，我的床推到門口，有幾位服務人員年紀都大些，神情嚴肅，她們圍著我的床站，有些細微的動作，我沒有看出，有形的動作，拿濕熱毛巾為我洗臉，翻開醫院簡便的服裝，我傷口完全流露了。一位年大的護士用相當熱的毛巾擦拭我的胸腔，繼而朝下擦到我下身私密細微之處。站著沒動手的護士木然站著看年大護士的每一個動作。照說我此時是失態欠禮貌，但我在迷糊中任人擺佈。受這樣的服侍，心繫感念，然

而我顯然仍在昨夜半睡半醒的餘緒中。如果醫院做這些是為了讓病人有乾淨的身心離開這間特別病房，醫院的體貼周到令人感佩。迷糊中沒有在事後追究這些道理，我有顧慮不屬低次元民間的奧祕就罷了。我想有一天終會碰到這些事，事情的原由順理成章的解開。

換了床舖，大小形狀一樣，新床多了一些設備，是替各種病人設想的設備。

離開加護病房這一樓層，在三四位男女護士推擁中上了 14 樓。兩人房的房間已有一位病友住著，另個空床位順理把我的床推進去，我人也被推進去。這裡就是往後在醫院待的地方，環境設備沒有特別。雖然是在移床中，但是我開始覺得疲累不堪。我被移下床舖後閉起眼睛，我真得需要休息，可能是麻藥還沒有全退去，偶而看到的東西不像那些東西。燈亮著呢，怎麼整房間一片灰暗，是真暗，不是黑暗。這時刻應該是子夜已過時間，窗外不見星辰，住的高樓，夜晚無眠，我常眺望一片無際的夜空，什麼也看不見，但能慰藉深夜深沉墜落的寂寞。此刻一時間尋找燈光，怎麼找不到。電視機是正面的目標，而我見不到它。旁邊病友的燈也熄了，一樣的光線照在這同樣規格的病房。他比我多一輪九十多歲的老人了，成天木乃尹般坐著，向他招呼，和氣的笑容出現臉上。我不知此刻他是不是睡著，一張布簾隔著，兩個同樣向上蒼爭取生命的老人，他在做什麼呢？是跟我

一樣沒睡著，懷疑他的燈也黑了。我想隔簾問他：「老兄你的燈是不是也熄了，怎麼沒有燈？」其實我沒有衝動，也沒有意願開口。就在這迷糊或麻醉失去意志的時刻，我床邊距離不到三尺的牆壁上出現了一個明晰人的面孔，如假包換，一個二、三十歲年輕女人的面孔，是脖子以上的頭影，五官端正，沒有喜怒哀樂的表情，是初習畫家還畫不出七情六慾所表達的安靜面孔。怎麼有這位女人出現呢？她住過這裡？落難在這裡？她應該離開這裡而離不開，今夜她又盪回這裡了，有緣能跟我相見。我一向是和氣待人，像這女人我會問她客居何處，要不要我幫忙出一臂之力，助她回鄉呢？可惜啊，就在這四五秒的相對後想伸出援手，剎那之間，女孩子消失不見了。以後我仍待在這床舖五個晚上，女孩都未曾再度出現，讓我再見她一眼。這些天，我一提起這房間有沒有熄燈的問題，只招來隔床病友和被來看顧的移工譏笑：「燈都亮得很呀！」

後來的幾天夜裡，像習慣性的有這樣的聲音出現。靜夜中，沒人走動，燈光亮，我在眠與不眠的無確定意識中，隔床傳來木塊木板落地聲音，聲音

清楚響亮，像要移動床舖高度起高下落的響聲，而操作者失去注意讓木條掉落在地上。木條堅硬，敲著水泥地就發著堅實的聲音，我總被這聲音吵醒，每夜至少一次，甚至兩次。我懷疑九十歲的老病友有這個能耐拿動木條，他移動木條又為什麼呢？照說照顧老病人的移工應該知道這每天發生的事，是他們視若無睹，或是他們都沒感覺，只有我的腦袋裡仍留著這無來由的謎，它隨著我肉體因醫藥滲建失去我自己？

離開醫院後，我把這些所見所聞說給朋友聽，有認真聽，跟我一樣信以為真，有人一笑置之，有人投以我神秘表情，有的說過了就過了，放下吧，不要把它把在心上。有的說病中運氣差，真遇上了也不奇怪。牠們在陰，我們在陽，有緣相會，以你的為人個性，你是尊敬他們，雙手合十，各走自己的路，各尋平安。所以你見到的女孩子一定內疚著，無心碰到你讓你驚嚇，所以很快消失，回家了。

好幾位懂醫理的人告訴我，這是麻醉症候群作祟，那些事都是出現在麻醉藥藥效仍未全部消失時，所會發生的感覺。





冤系列之二

毒殺之冤 - 中

葉子魅

六、母后的手扎

「親愛的瑾兒，當妳看到這些手扎時，我已不在人世了，想到妳現在的惶恐，我很痛心，因為我也曾像妳一樣無助；可是我很高興遇見妳的父皇，他撫慰了我害怕的心，讓我不因莫名其妙的穿越而徬徨無助。」

「妳應該已經猜到，我也是穿越來的，當時那個七歲的小女孩被她父王的側妃推落湖中已死亡，我一進入她的身體，心跳立刻強烈地跳動。當我以優美的自由式游上岸時，一堆穿著古裝的人物不可思議地看著復活的我，我則驚訝地看著這些只有在電視劇才看得到的古人。我的出場夠華麗吧？不知妳是如何出現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這個朝代第一個穿越人，但我希望不是唯一，可惜我在王府長大、又當了十年太子妃，最後進入這後宮，我自始至終都被限制在舊時代對女人的窠臼中，完全沒有機會出外去探究。最後我只能利用身邊的人事物，傳達出我對尋求同是穿越人的渴望。當妳看到神鵬俠侶四個宮女站在妳面前時，是否嚇了一跳？原諒我借用了金庸的小說開了一個玩笑。」

「我和妳父皇少年夫妻，自我十六歲嫁給他成為太子妃，我努力了很多年仍然膝下猶虛。即使我一直無所出，但擁有兩名側妃的他，卻從不讓她們懷孕。身為帝王後，妳父皇在先皇、眾臣子的壓力下，為了維持政治生態平

衡而納進了更多的小老婆。雖然我是從未來穿越而來，但我知道一夫一妻在這個時代是奢想，所以只要他真心愛我，我不介意他必須擁有那麼多妃嬪。而且妳父皇為了確保我們嫡子女的地位，其他妃嬪都被迫服用避子湯，他絕不讓任何妃嬪在我有孩子之前懷孕。」

「瑾兒，我必須誠實地告訴妳，妳並非我親生的。當年御醫告訴我腹中的胎兒已經死亡而必須用藥把他打下來時，我很傷心，因為在前世我因為失去了唯一的女兒導致鬱鬱而終。我極愛孩子，可是沒想到在天朝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已達三十歲的高齡仍然一直無法獲得孩子。我買通了御醫，先偷偷打下了那個已經死亡的小小胎兒，然後以胎兒不穩定須安胎為由阻止妳父皇來看我。」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呢？因為有個剛升為貴人的宮女悄悄地跑來告訴我，說妳父皇有天醉酒，忘了讓她喝避子湯，不小心讓她懷孕了，而且月份與我差不多，現在她的衣服已快遮不住她的肚子了。她怕妳父皇知道後會逼她拿掉孩子，她請我救下這個孩子，這才讓我有偷天換日的機會，一個讓我將那孩子據為己有的機會。」

「我承認我很卑鄙，但是貴人心裡明白，在險惡的後宮，面對眾多的妃嬪，以她的低階身分，即使妳父皇讓她生下孩子，她的孩子也很難養大。她萬般不捨但同意將孩子交我撫養，所以我

將貴人藏在鳳儀宮，御醫同時照顧我們。但我答應貴人，日後會請妳父皇增加留宿她那兒的日子，讓她仍有機會再孕育其他子女。」

「貴人分娩那晚，我親眼看到妳的出生，我的天啊！妳多像我前世的女兒，天可憐見，我在這一世和妳又可續我們的母女緣了嗎？抱著妳，我哭得比貴人還傷心，應該是上天聽到我的祈禱，將妳也送來了，雖然這次不是經由我自己生下的。」

「御醫和我鳳儀宮一名貼身女官開始佈置我生產的場景，分娩的日子就訂在第二天。當御醫告訴妳父皇我即將產下我和他的孩子時，他是多麼高興，我們結婚已十幾年，終於我們要有自己的孩子了。其他妃嬪也很高興，因為妳的出生，意味那些妃嬪都可開始擁有自己的孩子了。」

「不用擔心妳的身世秘密，那位御醫因為年老，於妳滿月後就申請退休回鄉了，他是隨我從王府一起到太子府的老家人，回鄉五年後於睡夢中過世；那名貼身女官以前是在王府伺候我的婢女，我們情同姊妹，為了表示她會永久保密，她竟然想自殺讓這個秘密永遠保持下去，我怎麼可能讓她這麼做？還



好有位喪偶的將軍看上她，成親後他們一起到邊疆駐防地區了。不過還是有數個知情宮女被女官偷偷解決掉了，女官要確保我們母女的安全。」

「妳一天一天長大，雖然不能確定妳是否真的就是我前世的女兒，但不可否認的，妳和我那五歲就過世的女兒越長越像。到妳五歲時，我找了幾個六、七歲的小宮女以及具有功夫根柢的少年，決定為妳培養一批死忠的暗衛。看到那麼小的孩子接受嚴苛的訓練，感覺自己像個虐待童工的惡老闆。」

「別小看神鵬俠侶四個小女生，她們可都是有武功的宮女喔！」

「我不清楚自己是如何穿越而來的，說不定真的是上天垂憐為了妳我重續母女緣而送我來此。當妳看到這手扎，證明妳也是穿越而來，可惜我沒福分伴妳長大，也不能陪妳度過惶恐的適應期。妳所在的後宮，真的是詭詐險惡之處，妳要處處小心，務必要保護好自己。」

「小心唐貴妃的藥膳，她的其中一個宮女識藥性；丟掉尤寧妃和韓順妃送的盆栽，都是慢性毒藥；霍德嬪做的荷包很精緻，可是裡面裝的香粉是癢癢粉，會讓人癢得抓破臉皮；竇敬妃的父親是左丞相，娘家勢力強，喜歡在後宮拉幫結派。後宮的女人甚麼花樣都有，讓我們現代人見識後瞠目結舌。凡事多向尹尚宮請教，她是我在天朝的得力助手，也是我的心腹。她知道妳是其他妃

子生的，可是不知道是哪一個，她來到鳳儀宮時，妳已經滿周歲了。」

以上這些手扎寫得較有次序，之後的手扎則是一張一張散的，似乎是想到了甚麼就寫甚麼。

「瑾兒，妳會是和我來自同一時代、同一地方嗎？妳前世過得好不好？」

「瑾兒，如果妳永遠都看不到這手扎，是不是表示妳不是穿越來的？這樣也好，妳就不會陷入惶恐之中了。我不記得前面有沒有告訴妳，其實妳父皇比我還惶恐，深怕我在睡夢中就回去了，每天晚上都要和我約定第二天早上的通關暗語，確認我還在這個身體裡。他真的很愛我！」

「其實我不認為妳會看到這個手扎，從未來穿越到這個歷史根本不存在的時代，機率大概是幾億分之一吧？妳真該看看當我告訴妳父皇實話時，他那目瞪口呆的樣子。如果他不是那麼愛我，如果他是一個紈褲的皇子，我是不會說出的，我本還打算將這個祕密帶到墳墓裡呢！如果妳不是穿越來的，我這些手扎不是白寫了嗎？唉！也許我只是想說出來，至於有沒有人能看到，我也不在意了吧？」

看到這裡，已經快天亮了，雖然很想繼續看下去，也只能先去睡個覺。我從眾多手扎中，先帶走一本「後宮攻略法則」，看看母后這個現代人寫的古代後宮教戰手冊。

我走出寢宮，喚來今晚輪值的小侶，請她幫我安排就寢事宜。來到這個時代不到十天，在使喚人這一方面我已駕輕就熟，不知是我的本性就懶惰還是我就是出生在這個皇室，所以以往的記憶就這樣浮現出來了。我到底是天朝魂魄出遊的公主還是死後穿越到此的現代人雲向瑾呢？這種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答案還是無解。

七、幽默的母后

點著蠟燭看了一夜手扎，淋浴後正想好好睡個覺，偏偏剛闔上眼就聽到寢宮外小神說：「尹尚宮，竇敬妃說公主醒來後她還沒和公主說過話，堅持要進來。」

尹尚宮嘆了一口氣，「這些娘娘到底是要怎樣？」

「尹尚宮，」這是矮宮女小侶的聲音，「有宮女在傳，公主醒來後不記得以前的事了，我在想是否這些妃嬪們想重施故計，反正公主不記得，所有害她的詭計再來一次？」

「小侶，妳去問七星衛，我要知道公主失去記憶這件事是誰傳出去的。如果是我們鳳儀宮的人，我絕不寬恕；如果是別的宮的人，我會請公主出面。」尹尚宮的口氣嚴厲。

母后說得不錯，尹尚宮確實是值得讓我按個讚。

「公主，您醒來啦？我讓小雕幫您準備洗漱。」尹尚宮從外走進來，

「竇敬妃想進來，您願意見嗎？」

「她是後宮有實力的妃嬪之一，娘家勢力也大，我現在實力不夠強，我看還是見了吧？」我起身讓小雕、小俠幫我換下睡衣，「我是不是還躺在床上比較好？我不想讓她們知道我已經病好了，裝痴裝呆正好可以默默觀察。可是竇敬妃這麼有 Power 的女人，我是不是正式在前廳和她見面可以讓她卸下心房呢？」

尹尚宮看著我似乎忘了回答。

「尹尚宮？」小雕覺得有異，右手碰碰尹尚宮的衣服。

尹尚宮猛然醒過來，立刻跪下說：「奴婢知錯，公主恕罪！」

我讓小雕和小俠先出去，對仍跪著的尹尚宮說：「尹尚宮，妳怎麼了？說實話！」



尹尚宮抬眼看著我，「孝莊皇后曾經囑咐奴婢，如果有一天，公主言詞動作和以往不同，但與皇后相似時，表示公主與孝莊皇后是同一個時代穿越而來的，要奴婢誓死維護公主周全。」

我失聲問她：「妳知道母后來自哪裡？」

尹尚宮點點頭，「皇后娘娘說，在未來女子可以任意出門到處去玩，也可以和男子一樣工作，交往很多朋友。她說她明明四十多歲了，卻穿越到一個七歲女孩的身上，不管是住在王府、太子府，或是皇宮，她都很寂寞。雖然皇上對她很好，可是皇后說皇上是要為江山社稷做事的人，不應兒女情長綁在她身邊。」

看到尹尚宮仍跪著，我趕快扶她起來，「請妳多講一些母后的事。」

尹尚宮繼續說：「皇后娘娘說她在前世過得並不好，唯一的女兒五歲就歿了，她認為人要活得精彩，就是要有錢和有權，她是我們天朝除了皇上之外，可以說既有錢也有權。自從她身體開始出狀況後，她擔心一旦她歿了，您可能沒法在後宮活下去，所以她才會找了七星衛和一些會武功的男、女童，公主才能平安地待在鳳儀宮，皇后娘娘是我見過最有智慧的人。」

我誠懇地說：「我認為母后做的最了不起的事就是將我託付給妳。」

「公主！」尹尚宮淚眼看著我。

「尹尚宮，以後我的一切就要靠妳幫忙了」。

尹尚宮擦拭眼睛微笑著，突然她想起來，「唉呀！竇敬妃還在殿外等著呢！公主我們得快點，奴婢請竇敬妃進來在前廳等您。」

她喚小雕、小俠進來為我梳頭、小神去請竇敬妃她們到前廳奉茶，一邊囑咐我說：「皇后曾要奴婢們記住，竇敬妃和呂德嬪是一組的。」

「還有呢？」我對母后越來越有好感。

小俠說：「奴婢知道，唐貴妃、劉惠妃和蕭德嬪是一組，尤寧妃、韓順妃、霍德嬪是另一組。」

尹尚宮笑著說：「公主別怪這些小丫頭不禮貌亂插嘴，她們被皇后寵壞了。公主這次生病前，她們就常常沒大沒小了。」

「這樣很好啊！」我坐下來讓小俠幫我穿鞋，「甚麼時候妳們幫我介紹另外四個丫頭吧！」

竇敬妃和呂德嬪兩人都身穿粉紫百花雲緞裙，一看兩人的氣勢與裝扮，大概就可猜出誰是妃、誰是嬪。竇敬妃說話的時候，鑲了一顆大珍珠的金步搖在她的髮髻上搖晃，旁邊兩朵百合花珠簪閃閃發亮，大概是娘家勢力強，所以嗓門也大。呂德嬪至今尚無子女，個性有點畏縮，站在竇敬妃旁邊就像個跟班的。

另兩位隨著來的女子大概品階比較低，穿著普通，髮髻上的頭飾也只是普通的式樣，十幾歲的天真浪漫模樣，也許只是貴人、美人之類，我懷疑父皇根本還沒臨幸過這兩人。

「向瑾身體不適，還勞駕幾位娘娘特來探望，在此向娘娘們致歉。」我低頭向她們福了一福。

「唷！長公主說哪兒的話呀？」竇敬妃爽朗地說。

我想起母后手扎內容，竇敬妃娘家勢力強，喜歡在後宮拉幫結派；如果我成了皇太女，她無緣母儀天下，是否也會視我為眼中釘呢？竇敬妃的兒子才一歲，前面還有三個皇子，如她能當上皇后，她的兒子就可能成為皇太子，不過，這條路恐怕困難重重。

竇敬妃拿出了一盒點心，「這是東大門外同德齋的桂花蓮子糕，甜而不膩，本宮的長嫂今天奉召進宮，特地帶進來給本宮，請長公主嘗嘗。」

「多謝敬妃娘娘的好意，可是沈太醫開了藥方，很多食物都必須忌口。」我淡淡地推辭。

呂德嬪接口說：「桂花和蓮子都是好食材，不會和公主的藥衝突吧？敬妃娘娘的嫂嫂也只拿了幾盒來，敬妃娘娘自己都捨不得吃，趕緊送來給公主，公主就吃一些吧？」

「謝謝德嬪娘娘的美意，這次向瑾吃了不潔的食物，躺了三天，嚇壞了

父皇。向瑾如果再貪吃，恐怕不只會被沈太醫罵，就是父皇也不會饒過向瑾呢！」我笑了笑，「不如敬妃娘娘幫向瑾向父皇開口，父皇如果答應，就不會罵向瑾貪吃了。」

「啊？這個嘛！」竇敬妃眼睛一轉，「為免長公主受到責罵，本宮看長公主這次就先忍一忍不吃吧！下回本宮再請家人帶進來好了。」

明明是她想逼我吃，說話的語氣好像是她為了我好，勸我不吃。如果不是抬出父皇，恐怕她還會不停地勸我呢！聽說父皇不讓妃嬪們離開後宮到金鑾殿或御書房等地，所以如果不是父皇召見，我看她根本沒機會見到父皇，遑論為我請示。尤其是這份點心裡不知添加了甚麼致命的毒藥，剛從鬼門關回來的我怎麼可能再次上當？

送走了竇敬妃等人，尹尚宮為我穿上了一件白色薄外衣，讓我到花園逛逛。鳳儀宮是皇后的寢宮，大概是後宮佔地最大、建築最雄偉的地方。我經由

迴廊走了十五分鐘才走到寢宮外的台階，甚至還沒看到鳳儀宮門，就被層層綿延的樹海、泊了一葉扁舟的湖泊、橋面刻有花朵的曲橋驚住了，好美啊！

從大約有三層樓高的寢宮台階遠眺，望不見邊緣的湖泊後是連綿的青山，湖泊前則是古木參天、籐蘿蔓掛。在寢宮台階下五個階梯處，兩側都有遊廊連接亭台樓閣，樓閣與樓閣之間又有幾處小池塘，可以看到半池萍藻中，偶而翻游的魚兒。

想想快到午膳時間，我跨出門檻的腳步又往回走，回到我精緻玲瓏的花園。尹尚宮說現在是五月，我想她指的是農曆五月吧？陽光雖然微有熱度，但在涼風襲面的涼亭中，倒是別有一番滋味。

「公主，午膳開在涼亭可好？」尹尚宮問我。

我答應了，她讓小俠吩咐鳳儀宮的小廚房將菜擺在這兒，這時小神帶了四個沒見過的小宮女來，待她們行禮後，引尚宮為我介紹。我只能說母后真是一個幽默的人，在這個寂寞的時代中，創造出屬於她個人的奇異風格自娛自樂。

尹尚宮說：「妳們四個就像以前一樣，按次序排好報上名來。」

這四個可愛的小宮女的年紀比神鵬俠侶小一些，她們四個互看一眼後，從左到右開始報上名字。

「哈！」「利！」「波！」「特！」

我邊大笑邊說：「我知道，我知道，妳們是小哈、小利、小波、小特。」

尹尚宮笑著說：「公主，您可猜錯了，她們是哈哈、利利、波波、特特。」

我那可愛的母后啊！我又開始了一陣大笑。

尹尚宮在我耳邊小聲地說：「公主認識她們五、六年了，不應該露出這麼奇怪的表情。」

我立刻收斂我的白癡笑容，嚴肅地說：「這次本宮生病，沈太醫交代了很多事情，待會兒請尹尚宮向妳們說明。」

她們四個異口同聲說：「遵命，公主。」

既然尹尚宮知道母后的秘密，我認為我也應對其坦白，午睡後我獨留尹尚宮在我房裡。

「尹尚宮，其實我不是很確定自己是否是穿越而來，母后在王府接替那個瀕死的七歲小女孩的人生，應該就是穿越；我是昏迷了三天並未經歷死亡，這三天我在母后那個時代活了三十年而後在這個時代清醒。妳認為我是穿越還是清醒後喪失記憶？」

尹尚宮笑著說：「公主已經身在這個時代，至於是穿越還是昏迷而後清醒，公主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嗎？」

一語驚醒夢中人！我現在已經是瓊玉公主了，到底是怎麼來的確實不重要了。穿越也好，昏迷甦醒也好，我以後的人生就是將天朝公主的人生活得精彩不是嗎？

八、父皇立儲

殿裡響起敲門聲，「公主，小侶有事稟奏。」

尹尚宮在我點頭示意下開了門，小侶走了進來。

小侶行禮後說：「啟稟公主，七星衛已查到洩密之人。」

這時從殿外走進來一位蒙面的漢子，大約二十七、八歲，我看尹尚宮她們並不驚慌的樣子，應該也是我們鳳儀宮的人吧？

「參見公主，屬下天樞。此為後宮，屬下不應隨意現身，恕屬下蒙面晉見。」他雙手抱拳單膝向我跪下，七星衛似乎不用對我行大禮，應該是母后對七星衛的禮遇吧？

「天樞，你查到甚麼？向公主仔細說明一下。」尹尚宮說。

「自公主昏迷後第二天開始，鳳儀宮換了不少花匠。屬下去內務府查了，確實有安排新人來此整理，所以當時屬下並未再繼續追查。」

我問：「內務府在我們鳳儀宮總共安排了多少花匠？」

「回答公主，約一百人。」天樞說。

我嚇了一跳，「一百人，這麼多？」

尹尚宮低聲說：「公主，其實人不算多，以前皇后在世時有二百多個花匠，我們鳳儀宮的園子很大，有空奴婢帶您走走。」

我點點頭，對天樞說：「後來呢？」

「公主醒來的第二天，鳳儀宮的花匠又增加了五個新面孔，工作地點就在公主寢宮外面，而且行動敏捷，看起來是練過功夫的。屬下再向內務府查詢，這次內務府不肯告知，過了三天，屬下買通了一個小公公，才知那五個花匠是陳公公帶去的。屬下請瑤光跟蹤陳公公。陳公公非常機警，行蹤難以掌握，瑤光剛才回報，她終於查到陳公公是唐貴妃的人。」

哇！諜對諜呀！

尹尚宮開口問道：「那麼之前換進鳳儀宮工作的花匠呢？有沒有問題？」

天樞露在布巾外的雙眼露出了一點精光，「前幾天瑤光沒有斬獲時，屬下知道內務府可能有舞弊，所以七星衛全面清查所有花匠，結果發現，每個妃嬪都有派自己人安插在我們鳳儀宮的花匠裡。公主清醒後的一些言語，可能就是那些在寢宮外的花匠傳給他們的主子的。」

我用妃嬪的思維歸納她們的意圖，第一個目的是掌握父皇的行蹤，每個妃嬪都想占有父皇，既然父皇常來鳳儀宮，利用花匠的通風報信，以造成和父皇「不期而遇」；第二個目的是早點探聽出我成為皇太女的可能性，以便隨時修正她們成為皇后的優劣勢和攻守方針；我是父皇的心頭肉，最後的目的則是確認害死我的最佳時機。

既然內務府能收妃嬪的賄賂，我想不只花匠，應該是每個部門都被妃嬪們滲透了，一個鶯鶯燕燕的後宮，竟然成為諜報場所。

我立刻下命令：「全面清查鳳儀宮的工作人員，除了七星衛、神鵬俠侶、哈利波特外，每個人都清查！」

「是，遵命！」天樞精神抖擻地下去安排人手了。

看到我果決地下達命令，尹尚宮滿臉激動，我拍拍她的手說：「我在這

裡雖然只有十二歲，可是我在未來活了三十年，還是一家夜店的經理，呃，是酒館的掌櫃，所以呢，管理這個鳳儀宮對我不是問題。明晚父皇來此晚餐，我要和他談談內務府的問題。」

翌日和父皇吃完晚餐，我興致勃勃將七星衛的調查結果告訴父皇，沒想到只聽到父皇的哈哈大笑。

「父皇早就查明了，其實有些情報在妳母后崩駕前，我們就已經知道了，但就像父皇之前所言，為了後宮和諧、朝廷安定，我們不得不忍。妳母后在世時，她可以保護妳，但是她們越來越不知進退，這次如果不是曉明大師，妳恐怕就被她們害死了。」

父皇意氣風發地望著我，「如今東魯國和南理國向我稱臣，西倉國主縱慾酒色，北蕭國汛期將至正啟動災害防治中，至少短時間這四個鄰國都不會對我天朝產生威脅，這是父皇重整朝廷佈局和清理後宮的時候了。」

「父皇，當皇帝很累嗎？」

父皇點點頭，「如果內有權臣把持，外有強敵環伺，日夜都在煩惱，一國之君怎麼不累呢？如果後宮還不安寧，那真是內外煎熬啊！當年妳母后將後宮管理得很好，那些女人的小心機，她都有辦法解決。這幾年，那些女人益發囂張了，也是我該整頓的時候到了。將來在妳當女皇前，父皇會為妳清除所有障礙。」



「父皇，您忍心我將來像您這樣辛苦嗎？」

父皇愣住，「妳不想當女皇？」

我小心措詞：「我知道父皇有意培植我，可是當女皇就表示不能過自由自在的生活了，而且呀，我就必須擁有一個一堆男妃的後宮了。父皇，我不像你可以找一堆女人幫你開枝散葉，我必須靠自己一人呢！」

父皇先是大笑，笑完開始思考。

「父皇，我有一個很強烈的理由不能當女皇，」父皇看著我，我決定直接了當給他答案，「母后曾經提到她從哪兒來的嗎？」

「難道妳也是？」父皇突然挺直了腰睜大了雙眼。

我點點頭，「我看過母后留給我的手扎，父皇，我應該是和母后來自同一個時代。」

「我的天啊！」父皇跌坐在紅木椅上，喃喃自語道：「啊！虹兒，虹兒，我真想念妳。妳平安回去了嗎？」

忽然父皇站起來兩手搭在我的雙肩，「妳看到妳母后了嗎？她過得好不好？她打算甚麼時候回來？」

望著父皇深情的面容，被他真摯的話語所感動。身為一個現代人，誰能忍受一夫多妻？可是母后她能接受，她知道在君權制度之下，這是必要的。相反的，應該視一夫多妻制為理所當然的

父皇，卻唯對母后付出真情。

尹尚宮曾說母后是病逝的，是真的生病了嗎？記得以前看過有關後宮的小說，常常是殺人於無形啊！說不定是被人下了慢性毒藥呢！前幾天那盆有毒的花就是最好的例子。

看到父皇期盼地看著我，我不忍心告訴他我既不認識母后，也不確定我和母后是否是同一時代、同一地區的人，我更沒法回答他母后是否會回來。母后既然已在這個時代過世了，應該就像我在前世被火焚，應該是永遠地離開了。

我謹慎地說：「母后已到西方極樂世界了，說不定她已經位列仙班，您還要她回來嗎？」

父皇眼睛一亮，「也許她在那裡等著我？」

我笑著說：「也許喔！可是父皇您總得把我們天朝帶到一個國泰民安、豐衣足食的境界後再去找她吧？」

我實在太厲害了，聽了我的話，父皇神采奕奕地離去了，走之前他說會考慮將我自皇儲名單中剔除，太好了！可是父皇還是要求我，自翌日起，我必須恢復原來的學習，也就是和其他皇子的讀書課程，尤其是文化課程。他的意思是身為一個未來的人，即使我不當女皇，也必須是個有文化的公主。

我的想法是生存比較重要，我還是趕快閱讀母后留下的「後宮攻略法

則」，以待熟習後大顯身手；沒想到第二天父皇的三道聖旨，終止了我的潛心學習意願。

第一道聖旨是立唐貴妃之子雲向泉為皇太子。

第二道聖旨是擢升徐昭儀為徐賢嬪。

第三道聖旨則是宣布因圖謀加害長公主雲向瑾，安淑妃打入冷宮；竇敬妃降為麗嬪、尤寧妃降為惠嬪、劉惠妃與韓順妃降為婕妤等。

尹尚宮為我解釋：「左丞相竇鵬是竇敬妃的父親，官居一品，大概算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者。左丞相次子竇騫為妓院的紅牌姑娘與人爭風吃醋，最後糾眾將對方砍死，左丞相以教子無方上表請辭。被殺的對方也不是

默默無名者，乃尤寧妃的大哥，這樣一鬧，兩家相關人士都被貶官，殺人鬧事者砍頭的砍頭、流放的流放。雖然皇上慰留了左丞相，但在後宮的女兒也就降為嬪了。」

我崇拜地看著尹尚宮，由衷地說：「妳見識很廣耶！分析能力超強，口齒又清晰，就像一本好書。」

尹尚宮不好意思地微笑，「其實這些都是以前孝莊皇后訓練出來的。」

其他妃嬪的降級也大多是娘家的地位不再那麼重要，父皇藉機貶落妃嬪之時，也讓她們的娘家收斂跋扈的行徑。例如劉惠妃之父劉翊靖是正二品職掌軍事的太尉，與東魯戰爭時立下了汗馬功勞，奠定了天朝國泰民安之基礎，所以女兒雖然不是貴妃，但在後宮也頗有實力；可是因劉太尉之侄似被西倉國買通，幾乎洩漏了皇宮的秘道圖，皇上降調了劉太尉，再調降劉惠妃為婕妤，讓她在後宮再也無法耀武揚威。

我被毒害昏迷三天，應該是同時喝了唐貴妃送的茶並吃了安淑妃的點心，可是父皇只處分安淑妃，將她打入冷宮。雖然不清楚父皇為何留下唐貴妃，以及為何是冊立其子為皇太子，但是父皇的舉動，正式確定了他的繼承人，從此應該不會再有人將我作為暗殺的對象了吧？由於大部分有權勢的妃嬪被剷除了勢力，對我生命的威脅也消除不少，後宮可興風作浪的妃嬪已所剩無幾。

九、三年後

「讓我將你心兒摘下，試著將它慢慢溶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無瑕，是否依然為我絲絲牽掛，依然愛我無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過的地方啊？」我大聲地唱著伍佰的「挪威的森林」。

「公主、公主，」今天甯太師指定來教皇子們讀書的甯韜從文華殿博聞堂衝出來，「您別唱了，下官聽到了，等會兒陪您喝下午茶便是了。」

甯韜長相普通，但是文才不錯，兩年前殿試「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曾是翰林院院士；但他大哥甯韜更棒，不但個子比甯韜高，長相也極出眾，還是五年前殿試「一甲」第一名狀元，和甯韜相比簡直是雲泥之別；可是我就是想和甯韜在一起，因為他和我前世的未婚夫豪哥長得太像了。也許他不爽和我在一起，可是他不敢反抗，誰讓我是長公主而他只是小小的正七品太子侍讀呢！秦王府的世子雲向風是伴讀的皇家子弟之一，也是我的堂弟，他曾對我強迫甯韜聽情歌的舉動頗有微詞，我是當耳邊風，看不下去？告父皇啊！誰怕誰呀？

甯韜身後從屋裡走出了我的那些皇弟、堂弟們，他們紛紛對我拱手稱謝，因為老師要陪長公主喝茶，就表示他們可以下課了。

「皇姐。」這些有禮貌的弟弟們向我打招呼。

我也對他們揮揮手，「皇弟們，下午向你們借老師一用。」

弟弟們開懷大笑，完全不顧老師還在場，竟然齊聲說：「謝謝皇姐！」

向泉走向我，「皇姐，借一步說話。」

向泉八歲時，父皇就冊立他為皇太子，如今雖然才十一歲，可是驕矜狂妄，總是覺得自己高人一等，難道他不知道父皇得隨時換掉他這個皇太子嗎？如果不是我要求，父皇早就讓我當皇太女了，哪輪得到他？

我和向泉走到迴廊邊，他嚴肅地對我說：「皇姐，希望妳不要隨意打斷我們的學習。」

我斜著眼看他，「我呸！」

「妳！」向泉變臉，「我是皇太子，不能和你們這些閒散的皇子女們一起虛耗時日。既然我是父皇將來唯一的繼承人，皇姐為甚麼不開口請父皇免去這些皇兄弟和我一起學習？」

「我呸！」我轉過身右手食指幾乎點到向泉的鼻子，「你以為沒有這些兄弟幫襯你，你就可以坐擁天下呼風喚雨？先別說你的資質一般，治理天朝亟需兄弟們的協助，你能確定父皇不會換掉你皇太子的地位？」

我的話殺傷力實在巨大，向泉氣得舉起了拳頭，我對他搖搖頭，「動手前請三思！」

我之所以有恃無恐，主要是父皇對我無上限的溺愛。即使唐貴妃位為後宮之首，父皇給我的特權卻是連唐貴妃都享受不到。唐貴妃視我為眼中釘，她的兒子當然也看我不順眼。三年前，父皇無預警調降了數個妃嬪的品階，從此唐貴妃那些卑鄙的手段再也不敢隨便使出來，所以這三年來我的生活輕鬆多了。

「公主，您先回鳳儀宮，容下官將課業對皇子們做個總結，再一個時辰就可以了。」甯韜突然冒出的話將我從回憶中喚回，「對了，公主今天怎麼沒來聽課？」

「嘿嘿！咖啡有點不舒服，在牠的狗屋裡不出來，我陪牠。」咖啡是飼養在鳳儀宮的藏獒，七星衛出宮執行任務時由牠保護我的安全。

我提醒甯韜：「我來回鳳儀宮一趟就要大半個時辰，你讓我跑來跑去想累死我啊？下午茶的工具我都帶來了，我先去準備，你快點結束課程後過來。」說完我就帶著神鵬俠侶去湖邊的涼亭了。對甯韜說話我比較客氣，不會以本宮自稱。

皇宮裡教導皇子們文化課程的是由太子少師甯文略擬定讀書大綱，太子少師係從二品的官職。甯老師次子甯韜，目前為太子侍讀，官居正七品。約兩年前開始，甯老師獲父皇恩准，很多時候均由甯韜來上課，而陪皇弟們一起讀書的我則驚訝於甯韜與豪哥的相似處。經過一個多月的思考，我決定要將甯韜留在身邊，之後只要我心血來潮，課後我都會邀請他喝下午茶。剛開始時，他拿出百般理由軟性拒絕，我就在課後對他唱情歌，從去年春天唱到秋天，唱到第十首歌時他投降了，從此只要我在文華殿博聞堂側廊唱歌，他必定衝出來接受我邀約喝下午茶。

「公主，您今天打算調甚麼酒請太子侍讀喝？」小侶問。

前世在夜店工作時，我們賣調酒較賺錢，調酒大多是用伏特加酒，很巧的是我在皇宮的酒窖裡挖出了一些多年前北蕭國進貢的酒，嘗過之後發現和伏特加類似，所以我就將前世調酒的本事拿出來，調出不少好酒讓父皇品嚐，當然甯韜也喝了不少我的獨家發明。

我對小侶說：「今天我們調螺絲起子請太子侍讀。」

在皇宮的好處就是要甚麼有甚麼，大熱天的地窖裡照樣有冰塊，也有柳橙。我將伏特加倒入冰塊中，再加了三倍的柳橙汁調勻。湖邊的涼亭中，我在圓桌上鋪了蘋果綠的格子桌巾，擺好小廚房送來的各式甜鹹點心，加上剛剛調好的螺絲起子，就等著甯韜來了。

「啟稟公主，太子侍讀來了。」小神說。

甯韜向我行禮後在涼亭內老位置坐下來，小侶幫我們倒上螺絲起子。

我先喝一口酒，再以我替甯韜取的暱稱喚他：「甯小刀，你甚麼時候請我父皇賜婚？」

酒還在口中的甯韜聞言驚得將酒噴出來，「公主，妳說甚麼？賜婚？」

我翻了一個白眼，「我快滿十五歲及笄了，可以嫁給你了。」

「可是，下官尚無意…」甯韜適時住口，放低聲量說：「可是，公主您確定要下官當駙馬嗎？眾人皆說下官之兄長年輕俊秀、氣宇軒昂，目前還是從五品的侍讀學士，下官在各方面實不如兄長，怕公主覺得委屈。」

明明哈我哈得要命，還裝酷？我斜著眼看他，「你只要告訴我，你喜不喜歡我願不願意娶我就可以了；如果你覺得委屈，那就算了，我請父皇降旨讓

我嫁給甯韜吧！」

「啊！那怎麼可以啊？」甯韜慌張地說。

我賊笑道：「那小刀你說怎麼辦呢？」

甯韜的臉上升起可疑的紅暈，低頭輕聲說：「下官願永遠隨侍公主左右。」

終於說出心中話了吧？這大概是甯韜所說最大膽的「情話」了，應該是我近兩年來唱情歌的效果。甯韜能娶到我算是他八輩子修來的福氣，既可以喝到各種不同的調酒，還可以聽到前所未聞的情歌，更別說我還是父皇的掌上明珠，他的前途無量啊！

「公主、公主，不好了！」小神匆匆跑進涼亭，「小雕不小心衝撞了皇太子，皇太子要人打她五十鞭。」

五十鞭？這擺明是要致小雕於死。剛才向泉在我這裡吃了虧，他對我敢怒不敢言，藉機弄死我的人出氣，是以為我拿他沒辦法是嗎？二話不說我站了起來，出了涼亭開始狂奔。還好平時有鍛鍊跑得快，趕上他們正將小雕以布巾塞住嘴按在地上，另一個侍衛站在旁邊已經舉起了鞭子。

「住手！」我氣喘吁吁地大喊。

拿鞭子的手放下來了，向泉回頭看到是我，臉色一變，對旁邊侍衛低聲說了甚麼後，指示開始鞭答。可是侍衛

不敢動手，因為他看到我剛拉出了掛在頸子上的金鍊子。

金鍊子上繫著父皇的鎮魔玉珮，相當於尚方寶劍，看到玉珮如同父皇親臨，除了背向我的向泉和按住小鷗的侍衛沒看到外，所有人都立刻跪下。向泉沒看到鎮魔玉珮，以為侍衛們只是對我行禮而已，搶過鞭子準備自己動手鞭打。

眼看向泉舉起鞭子就要開始鞭答，我衝上前去推開按住小鷗的侍衛時，向泉的那一鞭鞭尾掃過了 my 背，在一片火辣辣的疼痛中，我聽到周圍傳出倒吸一口氣的聲音，而我手上的玉珮在我全身的顫慄中滾落到地，接著我就不省人事了。

我被抬到鳳儀宮還沒等到太醫來就先醒了，整個背部像火燒一樣，前世被火焚身的記憶鋪天蓋地而來，我全身不由自主的發抖，引得背部更加疼痛。

「公主，太醫快來了，您忍一忍。」

我轉頭看到哭成一團的小鷗，我請小鷗附耳過來。

我說：「等會兒太醫問到傷勢，妳要醫女告訴他很嚴重，背部的皮肉都翻起來了，而且恐怕會留傷疤一輩子。」

太醫雖然是個老先生，可是仍然是個男人，絕不可能讓金枝玉葉的我裸身暴露在他面前，所以看傷口的事都是交由醫女負責。小鷗不知我為何要她這樣說，不過她點了點頭。小鷗開口說了一句話，可是背上傷口又傳來一陣椎心刺骨的痛，沒聽清楚說的是甚麼，不知不覺我又昏過去了。

十、暗夜風雲

等我再次醒來時已經半夜了，背上的鞭傷應該已經處理好了。向泉的那一鞭剛抽下去時疼痛難當，現在疼痛減輕，除了有絲絲涼意外，還有一點癢癢的，皇宮內永遠不缺良藥，我倒是不怕背上會留有傷疤。小鷗趴在我床邊的腳凳上睡著了，我困難地伸出手碰碰她，她驚慌地跳起來就要跪下來，我開口攔住了她。

背上有傷不方便斜躺在床上，我讓高個子的小俠扶我起床坐在放了軟墊的凳子上，小侶喚醒了哈哈和波波，將小廚房裡溫熱著的清粥拿給我吃。

哈哈說：「太醫說公主很快就會醒來，所以奴婢一直將清粥熱著。」

「公主，唐貴妃和皇太子都被禁足了。」波波是八個貼身宮女中的包打聽，人緣好，總是讓人不設防傾心交往。她個子中等、長相平常、圓圓的臉永遠笑咪咪的，當年應該也是母后精挑細選出來的吧？

波波繼續說：「皇上聽醫女敘述公主傷勢嚴重，大發雷霆之下給了皇太子一個耳光，唐貴妃急得也跪下求皇上饒命，可是皇上怪唐貴妃教子不嚴，兩人一個月內不得離開昭德宮。」

我忍不住笑了出來，教子不嚴？向泉不也是父皇的兒子嗎？他在責怪唐貴妃時，是不是也把自己罵上了？

更勁爆的消息是唐貴妃冒著風險，在太監尚未稟告父皇我受傷的消息時，她就跑到御書房惡人先告狀，對父皇哭訴她兒子向泉被我欺侮了。為什麼哭訴會有風險呢？因為父皇曾下旨，後宮妃嬪非經傳喚不得擅離後宮到前殿，況且當時父皇正和大臣們商討國事。據七星衛之一的女俠玉衡報告，父皇根本沒聽完唐貴妃的哭訴，立刻叱責她違旨並讓太監送回昭德宮。

翌日早上，沈太醫來為我把脈時，確定我沒有內傷，每日醫女來為我背上換藥即可。其實我背上的外傷敷個幾天藥應該就沒事了，加上皇宮秘藥玉清露，保證背上光滑如潔；可是我如不表現痛苦難當，父皇如何找到藉口換掉向泉皇太子的身分？

今天正好是父皇來鳳儀宮晚膳的日子，我調製了適合夏日疲憊心情飲用的「鹹狗」（Salty Dog）招待父皇。父皇駕到時，水晶杯口因塗抹了檸檬片汁，而讓我灑的鹽巴形成漂亮的鹽圈。我小心地按比例加入伏特加酒和葡萄汁，避免破壞了完整的鹽圈。

「瑾兒，妳身上有傷，不好好休息還替父皇準備這些做甚麼？」父皇憐惜地說。

我乖巧地說：「父皇您十天才來一次，女兒要把握時間孝敬您啊！」

父皇哈哈大笑，「妳的傷根本就沒那麼嚴重，從沒見過心機這麼深的公主，昨天哀嚎得那麼淒慘，父皇聽了好心疼。」

「所以女兒今天調製了另一款的酒補償您受的驚嚇。這調酒的名稱是鹹狗。」

「怎麼這麼難聽的名字？」父皇皺著眉頭喝了一口，又眼睛一亮，「倒是挺好喝的。」

「今天小神她們還準備了烤羊肋排和烤魚，等會兒父皇就可以大快朵頤了。」父皇曾說過母后為他烤肉的歷史，對於個中滋味，歷經數年父皇仍然難以忘懷。



父皇嘆了一口氣，「妳的多才多藝就這樣被埋沒在後宮裡，就像當年妳母后一樣。多麼有才華的女人哪！可是嫁給了我，犧牲了自己的喜好，還要強顏歡笑看著其他女人對我投懷送抱，真難為她了！」

晚餐後父皇和我的正事就要展開了。

父皇說道：「唐貴妃的家族在民間仗勢欺人、強佔民產，朕可以放過他們；但他們搜刮民脂民膏擴充私人軍隊，意圖挾持影響朕的旨意，朕已經忍很久了。」

「父皇立向泉為皇太子時，我就覺得不像父皇的作風，那父皇為何要容忍她們家族呢？」這是我心裡三年來的疑問。

父皇憤慨地繼續說：「她的母親是我的姨母，顧及到太后的顏面，我一直忍讓著，立向泉為皇太子也是太后以死要挾我的。如今太后崩逝已一年，朕可以開始處理唐貴妃的事了。」

原來唐貴妃的母親與皇祖母是姐妹啊！所以唐貴妃是父皇的表妹，也是我的表姨啊！

父皇突然話鋒一轉：「妳覺得向天如何？」

我想了一想說：「眉目清朗、身姿俊雅、氣宇超凡。」

父皇聽了哈哈大笑，「我想知道妳對向天的看法，怎麼我聽起來好像是妳擇婿的條件？」

我也大笑道：「我的駙馬可不只是這樣，他應該是藍衫衣袂翻飛，眸光冷冽如電。」

父皇笑得更開心了，「妳和妳母后一樣，經常有出人意料的言語。好，父皇就為妳找一位眉目清朗、身姿俊雅、氣宇超凡的大眼睛藍衫少年吧！」

「謝謝父皇！」我口裡謝著，還故意雙手抱拳對父皇一禮。

父皇笑著說：「我準備將唐貴妃降為嬪，向泉已經不適合當皇太子了。」

話說了一半，突然有哨音傳來，並聽到鳳儀宮屋頂有輕微碰撞聲，接著殿外傳來打鬥吆喝的聲音。不等父皇吩咐，殿裡的侍衛將父皇團團圍住，魏公公立刻衝出殿外查看。幾分鐘後，魏公公進殿向父皇報告。

「啟稟皇上，侍衛發現殿外花園有可疑黑衣人士，正欲進行盤問圍捕

時，突遭三名黑衣人士突襲。其中一名於打鬥中身亡，逃脫一名，被捕捉的一名目前被侍衛長壓制在殿外。」

父皇不豫地說：「刺客已經來到眼前才發現，甚至打鬥中還逃走了一個，朕的侍衛長、禁衛軍是不是該換人了？」

魏公公向父皇重重磕了一個頭，「奴婢知罪。」

父皇看了魏公公一眼說：「讓侍衛長把人帶進來，朕想看看是誰那麼大膽埋伏在鳳儀宮外，到底有何企圖？」

殿前幾位侍衛押著一個黑衣人進殿，該黑衣人鼻青臉腫，手腳被刀劍砍到的地方，鮮血透過殘破的衣服往外流。父皇正要開口問話，那個黑衣人露出詭異的笑容後，七孔流血軟倒在地。

一名侍衛近前查看後對著侍衛長搖搖頭。

全部侍衛及太監們俱都跪下，「屬下無能，請皇上責罰。」

父皇看著黑衣人的屍身，緩緩地說：「先告訴朕你們所知詳情。」

一位頭臉有傷的侍衛說：「啟稟皇上，屬下見到鳳儀宮外花園土地有極淺不明足跡，趨近一看發現有黑衣人臥伏在窗下，當下吹哨示警並喝問黑衣人，沒想到又有一名黑衣人持刀從屋頂跳下來。侍衛長帶人來到時，另一名躲在樹上的黑衣人也突然跳出舉刀就砍。

窗下的黑衣人當場被屬下殺死，屋頂跳下的黑衣人趁亂逃走。」

父皇平和地說：「失職治罪之事明日再說，現下帶所有禁衛軍捕捉該逃逸的黑衣人。傳朕旨意，每間宮殿都要搜，包括各位妃嬪的住處，務必在天亮前捕獲。」

我知道父皇為什麼對向泉如此不喜歡了，像今天這樣的情形，父皇應該大發雷霆，杖斃幾個失職的人以懲戒侍衛的疏忽，達到殺雞儆猴的作用；然而父皇只是輕描淡寫地表示明日再說，目前先逮人。如果是向泉，一個小小的宮女都可以賞五十鞭，像今晚這情形，恐怕這殿裡已血流成河了。

侍衛長出殿安排尋人，父皇憂心地對我說：「剛才屋頂埋伏之人不知聽到多少我們的談話，尤其是撤掉向泉皇太子之事，我擔心宮中有變數。我今晚到御書房睡覺，那裡戒備森嚴，歹人不易下手。」

父皇是擔心他還沒有下詔廢向泉皇太子之位，有人可能會刺殺他以阻止他的決定。父皇匆匆帶了大批侍衛和太監離開，臨走前也留下來了部分侍衛保護我的安全。

父皇和侍衛長心理上比較認同黑衣人是刺客，我卻覺得「聽壁角」的可能性較大，從我三年前醒來後，我就發現鳳儀宮的花匠數目遠遠多於其他宮殿。誰都想揣摩皇帝的心意，以獲得權

勢、金錢的好處，聽壁角無疑是最佳的工具。

我讓小雕和小俠為我準備熱水洗漱，這時哈利波特中年紀最小的特特紅著一雙眼睛走近殿來，身上帶著一股刺鼻生薑味，我疑惑地看著她。

「公主，布丁被人毒死了。」說完，特特放聲大哭。

布丁是我養的波斯貓，牠不像咖啡一樣乖乖待在鳳儀宮內，常常跑到花園、小廚房嬉戲。

「怎麼回事？牠現在哪裡？」我著急著問。

特特一邊揉眼睛，一邊說：「聽說是吃了廚師拿來毒死耗子的藥，牠現在就趴在您寢宮的床旁。」

如果是吃了毒死耗子的藥，不是應該死在廚房嗎？那種藥不可能放在我的寢宮裡。我想起幾天前，咖啡也是不舒服窩在狗屋裡不出來，是不是也碰到了毒耗子藥？

我立刻站起來往寢宮跑。

「公主，等等，」尹尚宮喊住我，「奴婢陪您一起去寢宮。」

我沒等尹尚宮趕上我，快速地衝回我的寢宮，我跑得快，幾個宮女都落後我一大段距離。

人說心慌則亂，一點兒也沒錯，我忘了除神鷗俠侶四人外，哈利波特她們四個人根本不被允許踏入寢宮我的大床附近。沒有我或尹尚宮的召喚，特特不可能隨意進入我的寢宮，她如何會知道布丁死在我的床旁？還有，我的宮女們身上都是乾乾淨淨帶著若有似無的花香味，特特身上的生薑味從何而來的？

我衝進寢宮，在幾支大蠟燭的照明下，看到床邊地上有一團黑黑的影子，我走過去剛蹲下還沒看清楚。

「砰！」寢宮大門突然關上，大門很重不可能無風自動關閉，我顧不得查看立刻站起來轉身，一陣刺鼻的香味傳來，轉眼之間我失去了意識。

～待續～

金鼠送福

洪幼軒

福祿金鼠點春光
節節高昇財興旺
歡天喜地鬧新春
事事如意呈吉祥

註：庚子金鼠年雙和分行贈送優良客戶金玉
滿堂葫蘆一只、打油詩一首

